

三、思维与女身相同自身亦为不净：

《宝行王正论·杂品》云：

如汝并憎恶，于自他粪秽，

云何汝不厌，自他不净身？

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

如于自或他，粪便皆厌恶，

自他不净身，为何不生厌？

对于无论是自己还是女人等他者洒在外面的不净物，心里感到不舒服、厌恶无比，同样，自他的不净身体，连同分支、容貌，为什么不厌恶？因为它无有丝毫优点，所以倍加珍重而贪爱实不合理。

《吉祥施请问经》云：

如是不净此蕴身，世间慢者谁敬之，

具凡愚心彼如前，执持无知呕吐瓶。

《中观四百颂·明破净执方便品》云：

于不净起痴，起嗔较应理，

于彼起贪爱，毕竟不应理。

譬如说，以前有一富人，家中有一名仆女，为他打扫卫生。因仆女颇具姿色，许多男人都贪爱着她，也乐于受用她；有一次，这些男人见她端着马桶，觉得非常臭秽，都远远地避开了她。其实，那些男人所厌恶的不净臭秽，全部是身体中流出来的，他们所贪爱的那位仆女，其身内也同样装满了这种不净物，而他们对二者一厌一贪，实无有任何道理。世间一切贪爱女身或男身者，与此譬喻中的那些愚者，实无有任何差别。因此，有智者当认清此中真相，不应执粪秽之源的身体为净而生贪爱，理应与对待不净器一样，生起厌离与呵毁。

三、故贪女人不合理：

《宝行王正论·杂品》云：

如女身不净，自身秽亦尔，
是故离欲人，于内外相称。
九门流不净，自证自浣濯，
若不知不净，而造爱欲论。

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

如女身不净，汝自身亦然。
是故于内外，岂非应离贪？
九孔流不净，自虽常沐浴，
不了身不净，为汝说何益？

作者教诲道：女人的身色从体性来讲本为不净，你自己的身体也与之相同是不清净的，因而从里里外外而言，对他者与自己的身体，难道不应该要远离贪求吗？理当远离。

原因是：根门或九种孔隙中流出各种不净物，即便自己每天都直接沐浴、清洗，但自身仍然是如此肮脏，如果没有通达这一点，那么我对国王你讲说又有什么利益呢？仅是徒劳而已。因而，理应通达身体为不净。

四、谴责依止、赞叹女人之士：

《宝行王正论·杂品》云：

希有极无知，无惭及轻他，
于最不净身，何方利益汝？
多众生因此，无明覆其心，
为尘欲结怨，如狗斗争粪。

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

于此不净身，美语作赞叹，
呜呼真伪愚，呜呼士所耻。
无知暗遮蔽，众生数多为，
求此起争论，如为不净犬。

未经观察而信口开河者贪爱不清净的女人的这个身体，寻思诗人以诗学的形式加以赞叹，运用宛如莲花、好似青莲诸如此类的词藻，实在令人感到稀奇，真是无有惭愧，矫揉造作。呜呼！愚者由于不了知而蒙在鼓里。呜呼！由于本该极力呵斥反而高度称赞的缘故，唯一是智士所应耻笑的对境。因为颠倒误解真义而不如实了

知妙义遮障内心的这所有众生，在欲界世间中，虽然也有其他原因引起，但许许多多或大多数都是为了贪恋女人的欲望，而导致部落首领、亲友等相互之间发生争论。这就像为了不净物所有狗发生冲突而争执不休一样。自以为是安乐之因，但实际只是罪业与痛苦而已。

《涅槃经》云：

罪业根源是女人，彼心即是电本性，
具有贪心之男士，畏惧之因即女人。

《胜月女授记经》云：

贪欲奴隶即砍断，头目手足将断除，
以贪堕入众生狱，以贪转生饿鬼畜。

《大智度论》云：

〔如佛为著欲婆罗门说：“我本观欲：欲为怖畏、忧苦因缘；欲为少乐多苦；欲为魔网，缠绵难出；欲为烧热，干竭诸乐，譬如树林四边火起；欲为如临火坑，甚可怖畏；如逼毒蛇；如怨贼拔刀；如恶罗刹；如恶毒入口；如吞洋铜；如三流狂象；如临大深坑；如师子断道；如摩竭鱼开口。诸欲亦如是，甚可怖畏！若著诸欲，令人恼苦。著欲之人，亦如狱囚，如鹿在围，如鸟入网，如鱼吞钩，如豹搏狗，如乌在鸱群，如蛇值野猪，如鼠在猫中，如群盲临坑，如蝇著热油，如僮人在阵，如斃人遭火，如入沸咸河，如舐蜜涂刀，如四衢肉，如薄覆刀林，如华覆不净，如蜜涂毒瓮，如毒蛇筐，如梦虚诳，如假借当归，如幻诳小儿，如焰无实，如没大水，如船入摩竭鱼口，

如雹害穀，如霹雳临人。诸欲亦如是，虚诳无实，无牢无强，乐少苦多。欲为魔军，破善功德，常为劫害众生故出。”如是等种种诸喻。]

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

[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鸟喻，亦当说猪喻。善思念之，吾当演说。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人喻如鸟？犹如有人在寂静处，恒习淫欲，作诸恶行，后便羞耻，便自悔过，向人演说，陈所作事。所以然者？或为诸梵行人，所见讥弹：‘此人习欲，作诸恶行。’彼作诸恶行已，向人悔过，自知羞耻。犹如彼鸟恒患苦饥，便食不净，寻即拭嘴，恐有余鸟见言：‘此鸟食不净。’此亦如是，若有一人在闲静处，习于淫欲，作不善行，后便羞耻而自悔过，向人演说，陈所作事。所以然者？或为诸梵行人所见记识：‘此人习欲，作诸恶行。’是谓名为人犹如鸟。

“彼云何名为人如猪？若有一人在闲静处，长习淫欲，作诸恶行，亦不羞耻，复不悔过，向人自誉，贡高自用：‘我能得五欲自娱，此诸人等不能得五欲。’彼作恶已，不知羞耻。此人喻如猪恒食不净，卧于不净，便自跳踉向于余猪。此亦如是，若有一人习于淫欲，作诸恶行，亦不羞耻，复不悔过，向人自誉，贡高自用：

‘我能得五欲自娱，此诸人不能得五欲自娱。’是名为人如猪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舍远离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]

三、破贪女是乐因：

《宝行王正论·杂品》云：

如搔痒谓乐，不痒最安乐，

如此有欲乐，无欲人最乐。

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

搔痒则安乐，无痒更安乐，

具世欲安乐，无欲更安乐。

黄水杂症的类别麻风或皮癣病，如果用手指搔痒，则表面似乎有些许利益的安乐，但搔痒只是暂时舒服，因此认识到搔痒并不是安乐以后依靠药物等去除病患才会真正安乐。同样，具有追求世间五境欲望的人们，享受欲妙表面似乎快乐，但实际上只是痛苦伪装的舒适而已，因此，依靠对治而使恰似皮肤发痒病一样的欲乐销声匿迹则更为安乐，所以应当远离贪执欲乐。

龙树大士在《劝发诸王要偈》中云：

如人病疥虫，向火欲除患，

少乐后苦增，贪欲亦如是。

《大智度论》云：

“若汝以受淫欲为乐，淫病重故，求外女色，得之愈多，患至逾重；如患疥病，向火指灸，当时小乐，大痛转深。如是小乐，亦是病因缘故有，非是实乐；无病观之，为生慈愍。离欲之人观淫欲者，亦复如是，愍此狂惑为欲火所烧，多受多苦。”

《念住经》云：

喜爱欲乐交欢者，彼将恒常受痛苦，

摧毁烦恼之欢喜，彼即恒常享安乐。

三、修不净观之果：

《宝行王正论·杂品》云：

若汝思此义，离欲不得成，
由思欲轻故，不遭淫逸过。

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

如是观则汝，纵未成离贪，
然由贪薄弱，于女不贪著。

假设承认这一点而观察身体不净的自性，那么国王你纵然并没有一开始就成就离贪之果，但依靠稍许串习的妙观察慧，也能使贪欲越来越少而使贪心明显淡薄，由此不会对女人过分贪恋，到最后甚至自己的妻室也能离开。

《念住经》云：

此世间及他世界，怖因之中女最畏，
恒常远离女人者，此世他世皆安乐。
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[于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复告五百诸长者言：“若诸菩萨发胜志乐，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应观此身四十四种。何等名为四十四种？一者、此身可厌，性无和合故；二者、此身臭秽，脓血常流故；三者、是身不坚，毕竟败坏故；四者、是身羸弱，支节相持故；五者、是身不净，秽恶流溢故；六者、是身如幻，诳惑凡愚故；七者、是身疮门，九处常流故；八者、是身火燃，欲火盛故；九者、是身为火，瞋火猛故；十者、是身遍燃，痴火遍故；十一者、是身盲冥，贪瞋痴故；十二者、是身堕网，爱网覆故；十三者、是身疮聚，疮遍满故；十四者、是身不安，四百四病故；十五者、诸虫住处，八万户虫故；十六者、是身无常，毕竟归死故；十七者、是身顽痴，于法无知故；十八者、犹如瓦器，生住坏故；十九者、是身逼迫，多忧恼故；二十者、无有救护，必坏灭故；二十一者、是身险恶，谄诳难知故；二十二者、如无底坑，诸欲难满故；二十三者、如火受薪，贪色无厌故；二十四者、身无厌足，贪受五欲故；二十五者、如被捶打，随损害

故；二十六者、是身不定，盛衰增减故；二十七者、身随心转，不正思惟故；二十八者、身不知恩，必弃冢间故；二十九者、身为他食，狐狼所啖故；三十者、身如机关，筋骨相持故；三十一者、身不可观，脓血粪秽故；三十二者、身不自由，依饮食生故；三十三者、身妄缠裹，终败坏故；三十四者、身为恶友，多逆害故；三十五者、身为杀者，自残害故；三十六者、身为苦器，苦所逼故；三十七者、身为苦聚，五蕴生故；三十八者、身为无主，众缘生故；三十九者、是身无命，离男女相故；四十者、是身为空，应观蕴、界、处故；四十一者、是身虚妄，如梦中故；四十二者、是身不实，如幻化故；四十三者、身为幻惑，如阳焰故；四十四者、身为欺诳，如影像故。是为四十四种。菩萨作是观时，所有身命爱欲执著，妻子、舍宅、饮食、衣服、车乘、香鬘一切乐具，皆悉厌离无所顾恋，速能成就六波罗蜜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]